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二節

跑堂的說道：「方才你上房的時候，我一失神，那麼一害怕，大海碗摔了四個，菜也灑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損壞什麼我給什麼錢。」說著話，勝爺由兜囊中取出十幾兩銀子來，遂說道：「這桌酒席，並沒有動了多少，你們若是再賣錢是不行啦，你們願自己吃，願意送給人，隨你們便。」勝爺將銀子放在桌上，披上大衣，提起小包裹，出了酒樓向西而去，心中暗想：「怎麼我就想不起來這個人呢？要說是冤家，他為何在茶舖裡救我？」信步而行，走到一個大寺院前，心中仍是翻來覆去，就是想不起來那個老者倒是何人。舉目一看，大寺前圍繞著一圈子人，裡三層外三層，圍的水泄不通。

勝爺走到切近，叫道：「眾位借光！」一來老英雄那大年紀，二則說話和氣，勝爺走到裡面一看，又出了一宗岔事，地下鋪著一張棉紙，有一少婦在一旁跪著，雖衣服甚舊，然而乾淨，頭上烏雲，挽著一個髻，羞慚慚的在那裡跪著，彎彎蛾眉含愁悶，淡淡秋波眼淚汪。旁邊站著一位老者，莊稼人打扮，手中拿著一串老錢，有六百來錢。再看棉紙上寫著核桃大的字跡，勝爺一看，就知道是教書的老先生所寫，筆跡還真挺秀，正楷一筆不苟，上面寫的是：「叩懇四方仁人君子，大德爺台：今有小婦人劉門王氏，皆因拙夫以泥水活為生，給大戶人家修補樓房，高處失腳，雙足摔傷。大戶人家慈悲，周濟白銀五十兩，坐食山空，現銀兩業已用盡，拙夫雙足尚未痊癒；小婦人婆母急中生疾，臥牀不起，病勢甚重，小婦人一家三口，貧如水洗，無隔宿之糧。萬分無奈，出頭露面，叩求大德爺台，施以資助，周濟三文五文，我一家三口死而再生，感恩匪淺。小婦人劉門王氏叩求。」勝爺仔細一看，這位婦人穩重端莊，鄉下婦人，老誠溢於表外，並不像招搖撞騙之類，打動勝爺惻隱之心。勝爺心中說道：「誰家這樣的媳婦，家中真正是有德。」勝爺想起來與那老者方才吃飯，並未吃好，還花了十幾兩銀子，思索至此，遂對老者說道：「鄉下老兄，你們這是什麼事呀？」那老頭說道：「你看地下那張紙上有字，便是這位苦命婦人的遭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字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在西南鄉小劉村住，村中劉姓甚多，我有一當族姪子，是個瓦匠，叫劉三，手藝甚好，就是好喝酒，瓦匠每天是三百錢的工錢，他並不養家，家中生活，全仗我這姪婦十指養活婆母。劉三子與大戶人家修理樓房，高處失腳，雙足受傷，不能工作，那大戶人家給了五十兩銀子為養傷費。連抓藥請先生，把那五十兩銀子就花完啦，雙足仍舊未愈。劉三之老娘一著急，也病啦，現在臥牀不起，家無隔宿之糧。小老兒自顧不暇，有心無力，不能周濟，我姪婦欲求仁德君子資助，小老兒亦有小恙在身，不能作莊稼活，在家中也是閒著，所以同他出來，為的是有個老人兒跟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像這樣賢德的婦人，為丈夫與婆母之病出來求助，真是難得。我看你們只求助了幾百錢，夠養病的還是夠吃藥呢？再說年輕輕的人，在大街之上出頭露面，也教眾人觀之不雅。」老英雄說著話，由兜囊中取出兩錠銀子，共有二十多兩，遂叫道：「老兄，你將此銀與這位賢德的少婦拿到家中，請先生抓藥養病。」鄉下老人忠厚老誠，一看勝爺拿出來那些銀子，他倒不敢收啦，叫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要腰間有零錢，賞給三十文五十文的，小老兒不敢收這許多的銀子。」勝爺問道：「老兄為何不敢收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這個姪子性情乖僻，你老人家給這些銀子，我拿到他家中去，劉三若是一多想，說出不通情理之言，小老兒虧負仁人君子之苦心了，是以小老兒不敢接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劉老兄長之言差矣，我今天腰間銀子帶少啦，我若是帶的多，就是百八十兩，我也不惜。劉兄請看，在下久而久之，七十餘歲之人了，我若有女兒，比這位賢德的劉少婦歲數都大了。國家之道，誰家無有妻子老婆孩兒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。又何嫌之有？請老兄收下吧，不必推辭。」劉老者一看勝爺春秋鼎盛，白髮銀鬚，面帶一團慈善，遂將銀子接過，說道：「姪婦，此銀是這位大德的老爺子所賜，周濟你的丈夫與你婆母養病之資。這是兩錠，你看好了，倘若你丈夫足傷與你婆母之病痊癒，都是這位老恩公之大德。」這位少婦抬起頭來，一看勝爺春秋鼎盛，銀鬚飄灑胸前，少婦對著勝爺深深道了一個萬福。勝爺一閃身軀，叫道：「劉老兄，就請與姪婦回家去吧。」語畢，轉身形就走，劉老者趕奔近前，一伸手揪住勝爺，說道：「大德恩公，老爺子貴姓高名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劉老兄，大丈夫施恩不望報。」

劉老者說道：「老恩公，你要不說名姓，此銀子小老兒不敢收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我乃無名氏。」鄉下老人有點耳聾，以為勝爺是姓吳名明石呢，遂對少婦說道：「你要切記，這位老恩公姓吳名叫明石。」勝爺轉身就走，出離人群之中，有一人迎頭擋住勝爺，仰手一指勝爺說道：「你這個老頭，有點人老心不老，良心不正。他們這伙子並不是好人，什麼折腿啦，婆母急症啦，老頭是小媳婦的叔叔，全都沒有一檔子事。你是看上小媳婦啦？你看著好似很容易的，你要是一動手，就是吵子。你要好逛，言語一聲，我領著你逛逛杭州，班子下處有的是，上中下分為三等，有錢逛好的，錢少逛中等的，再錢少下等的，你別看賤，人的長像比這個小媳婦好的多的有的是。我再告訴你一段新聞，昨天有一個北方人，來到杭州辦綢緞來啦，也是在這個廟前頭，這個老頭子領著小媳婦，跪在那裡，假裝哭泣，鼻涕哈喇子流了一地，說的那種苦楚，比黃連都苦。那位買賣人動了惻隱之心啦，由腰間掏出二兩多的一塊銀子，就給了小媳婦了。那女子剛將銀子接過去，立刻過來幾個小伙子，一把將這個買賣人揪住，說：「你年輕輕的男子，為什麼給人家小媳婦好幾兩銀子？男女授受不親，你一定是沒安好心，看上人家女人了。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這個買賣人又是外來客怕事，哪受過他們這群土棍威嚇？那個買賣人當時就哆嗦了。歸根還是店裡掌櫃的給出頭了的事，罰了買賣人三十兩銀子作為罷論。連罰的銀子帶先給的銀子，他們離開地方均分去啦。聽說那位買賣人心裡頭一窩心，在店裡還得了一場夾氣傷寒，幾乎將命喪在杭州，你說夠多冤哪？他們這群人比強盜都厲害，旁邊幫著說好話的都是念語子，是同伙之人。你這個老東西橫置要倒霉。」

這小子攔住了勝爺，就如同念家譜一般的那麼熟，對著勝爺滔滔不斷地說了這一套。勝爺方才被姪老者耍戲了半天，在五賢樓裡白花了十幾兩銀子，連飯都沒算吃好，鬧了一肚子氣，這小子當著眾人又說勝爺人老心不老，莫安著好良心，勝爺不由的怒從心頭起，氣兒不打一處來。舉目一看這小子，身穿一身紫，紫花布褂子，紫花布褲子，紫花布抓地虎快靴，紫花布絹帕繡頭，手中舉著一個紫花虎不拉折，虎不拉就是鳥名。一臉怪肉橫生，兩隻賊眼，說話咬牙弄眼。勝爺一氣，一伸手照定這小子當胸就是一掌，紫花虎不拉折也打折啦，鳥兒也死啦，這小子向後退了好幾步，鬧了一個筋斗。爬起來，死虎不拉也不要了，開腿就跑，臨行時說了一句：「大力神哪？」連頭兒也沒回，奔東北跑下去啦。

不表這小子逃跑，單表勝爺自己越想越生氣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賊眉鼠眼，說話論套兒的，一定不是好人。但是他說這群是騙子手，現時的年月，人心不古，詐術百出，果然是騙子也未可知。方才那小子說那位辦綢緞的為行善花了二兩多銀子，翻回來又被訛一下，又訛去三十多兩，鬧了一場大病。想那買賣之人他是怕事，我倒不怕這個，就算真是騙子，騙了我二十多兩銀子倒不算什麼，也窮不了我。倘或再有讀書的少年，正式的商人，再遇上他們這群，買賣人饒上被了騙，事被東家掌櫃的知道了，決不能實地調查，必至竟以莫須有之事，連事都得散了；少年遇上這宗事，回到家中必得受家長處罰。我倒要追下這老者與少婦去，看這位老者與少婦回到劉家墳地。」

這是方才老者對勝爺說的，這位少婦住劉家墳地。那劉家墳乃是大戶財主之墳，因為自己沒有房子，住財主墳地的房子，所以勝爺知道少婦住劉家墳地，老者住村內。勝爺此時的思索是老者將少婦送到劉家墳地，老者回家，少婦家中丈夫足傷不能起牀，婆母年邁病在牀上，只有這位婦人能以動作，雖然離村子不遠，也是開窪的地方。倘若這小子不是好人，見財起意，夜晚去到劉家墳地，偷盜搶奪，劉三不能動轉。他的婆母年邁染病在牀，窮人好容易得了二十多兩銀子，必然不給他。狠心賊，不得到他銀子是非出人命不可。要那麼一來，我這不是救人哪，反害了好人啦。再者方才我看那少婦穩重端莊，滿面愁容，長得雖然俊俏，儀表毫無邪味之形，窮得穿衣服破得補丁上都是補丁，連一個泥點兒都沒有，可見是勤儉之人。那老者誠實溢於言表，毫無詐騙之形。一來是看其究竟是否騙子，二來是為防惡人暗算，反害了少婦一家三口。勝爺想到此處，自己打了一個唉聲，叫道：「勝英，勝英！你

今年七十一歲了。風燭殘年，花上之露，有今日沒有明日的人了，此次南來本為的捉拿惡賊，為師兄尋找寶劍桿棒，自己的事情連一點頭緒都沒有，怎麼又管上別人的閒事？」老英雄思索至自己的為難事，不由一陣發怔。想了多時，自己對自己道：「誰叫我趕上這宗事呢？昔者諸葛武侯保阿門有一句話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我勝英為民間興利除害，做事自有天知。也就應了那一句話啦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無論如何，這回事我也得看個究竟。」

勝爺此時心中萬緒縈懷，又是自己的事，又是人家的事，又是煙老者奚落的事，真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老英雄一頓足，追趕老者與少婦而去。

那老者與少婦自從勝爺給了銀子，少婦站起身來，爺倆離了廟前，夠奔小劉村而來。方走出不到半里來地，勝爺已經隨後趕上。爺兒倆正走到道旁一棵大樹下，那少婦叫道：「叔叔！我實在累了，不能行走啦。」老頭子一看，少婦累的汗濕粉面，叫道：「姪婦！咱權且在此樹下歇息歇息，然後再走不遲，天氣尚早。」勝爺此時雖著不甚遠，說話的聲音隱隱的也聽見了，就見爺兒倆席地坐在大樹之下，老頭子說道：「姪媳婦，這是你的好心感動出了這位大善人，這銀子還在我腰裡呢。」說著話，由腰間取出來，用方才鋪在地下的那塊棉紙包著，打開了包兒叫道：「姪婦，你看這是兩錠銀子，此外還有二百餘錢，你帶在腰間吧。回到家中好好侍奉你的婆母與你的丈夫，回頭抓藥請先生，叫你兄弟去給你幫忙。」兄弟乃是那劉老頭之子。勝爺一看，這老者與少婦確是好人，遂在後跟蹤隨到劉家墳地。那老者並未進墳地，將少婦送至門口，就回家去了。勝爺見婦人進了院中，緊閉柴扉，此時勝爺就聽墳南樹林之內有腳步聲音，勝爺遂隱在樹後，一看正是那架虎不拉的，原來踩道來啦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多虧我跟隨下來看看，我要是不隨下來，今夜晚間劉家這三口，必然喪在惡賊之手。勝爺遂由原路而歸，仍然夠奔錢塘門外鄒四店而來。勝爺返回來之時，日已平西，鄒四說道：「勝三爺，你由清晨出外繞彎，怎麼日到平西才回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我朋友是很多的，我若是三更不回來，也不用等候我。」鄒四唯唯而退。

勝爺自己在屋中喝了會兒茶，將兵刃暗器帶好，收拾緊湊利便，天色方到掌燈的時候，勝爺遂出了店房，夠奔劉家墳地而來。勝爺白天來過一次啦，輕車熟路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劉家墳地，縱身軀上房，由前坡下來。一看是西房三間，南屋有燈燭之光，勝爺心想打破窗櫺紙向裡觀看，又恐怕失了一世俠義身份。勝爺正在院中來回尋思，就聽屋中有男子的聲音，叫道：「老娘啊，最狠不過婦人心。仙鶴頂上紅，黃蜂尾上針。兩般皆是毒，最毒婦人心。但有生人處，不把婦人留。賤人出去多半天，回來拿了二十多兩銀子，他又年青，長得又俊，我當一輩子瓦匠也沒人白給二十兩銀子。」又聽向婦人說道：「你是欺我不能動轉，我要能起得來，我就要爬起來剝三刀。明天叫拾糞的將我們小劉村的當族請來幾位，我是不會寫字，我就按上手印腳印，就算是將你休啦，你就此另行改嫁。別看我母子俱都臥病在牀，我們小劉村當門族戶還不少呢，誰也不能看著我們娘兒倆餓死。」男子語至此，就聽那女子開言說道：「你不用口出不遜，錢是一位白鬍子老頭給的，劉大叔給接過來的。大叔問人家那位老者的名姓，人家說姓吳叫明石。」又聽男子說道：「娘啊，你聽見了沒有？叫無名氏。豈有此理？我管教妻子請別人作甚？請來一問，當然人家是順情說好話，白鬍子老頭給的。我請問人家幹什麼？我若是當時起得來，我就拿刀剝你。此時我不能起來，我就休了你就算完啦。」又聽老婦人說道：「劉三呀，你別渾攪啦，人的品格是憑素行，我那賢德的兒婦穩重老誠。娶了好幾年啦，幾時有過一點不好？你不許血口噴人，我的病才好一點，你別叫我生氣啦。劉三呀，再說你作瓦匠活，每天賺的錢，你不是喝酒就是鬥紙牌，你不養活為娘啊。全仗我那賢德的媳婦，十指慇懃，養活為娘啊。」勝爺在外面一聽，暗暗歎了一口氣，心中說道：「我憐他貧寒，給他二十多兩銀子，本是成全他一家三口，不想劉三錯疑啦，生生要休了他的妻子，我這就叫生生打開鴛鴦伴，活活拆散連理枝。」

此時就聽籬牆外有人叫道：「劉三！劉三！昨天你妻子在杭州城裡廟前直哭，說是你母病啦，你作瓦匠活跌傷雙足。我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將我三年的積蓄俱都給了你妻子。可是遞給那位老者手中，叫你妻子拿回家來，好調養你母子之病，我那兩錠大塊的銀子，為的救你們劉家滿門的性命。我給銀子的時候，講好了的，叫我在樹林子裡等著，銀子拿來家啦，怎麼捨不得人啦？等了半天，連個人影都沒有。」勝爺一聽不像人話，遂將身軀隱藏一邊。外面那小子說完了話，一腳踹落籬門，進到院內，又一腳踹開外屋門，勝爺見賊人進了外屋，這才將南屋的窗戶紙濕破，向屋中觀看。真是一個男子白布纏著雙足，在炕上倒著；還有一個老太也倒在炕上，面帶病容；少婦站在就地，手托香腮，面有淚痕。此時就見那賊已進屋中，借著燈光一看，正是白天架虎不拉穿紫花布的惡少，來到屋中叫道：「劉三！這不是你媳婦嗎？當著你的面兒，咱們說說。白天他在廟前接了我的兩錠銀子，言說叫你母子養病，他夜晚在房後樹林等候我，同我回家過日子去。我作小買賣，好容易積蓄那麼點銀子，為什麼受了我的銀子，失了信用呢？」少婦向那人說道：「你分明是強盜，前來蒙事。誰要了你的銀子啦？銀子是白鬍子老頭兒給的。」惡賊用手一指劉三說道：「你也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，沒有裏，樹我還打三桿子呢。要了我的銀子，不跟我過日子去啦？爽性我叫你們娘兒倆個都涼快去吧，省得受罪。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匕首刀對著老婦人道：「你這個老婆，這大年歲還活個什麼勁？早死早脫生。」老婦人聞聽賊子之言，一指少婦說道：「下賤的婦人，果然真有此事。你害了我不要緊，你害了我的兒子，絕了我劉門香煙。誰叫你上外面去找漢子去啦？」此時惡賊匕首刀直奔老婆紮去，少婦伸手相攔說道：「賊人！你要殺人先將我殺了，別殺我的婆母。」賊人一笑說道：「都殺了也不能殺你，咱們小兩口還過日子去呢。」一推少婦，匕首刀奔老婆紮去。就聽嘆的一聲。勝爺在窗外看惡賊這種情形，痛恨異常，拿出一隻金鏢來，照定惡賊的曲尺打去，就聽得撲的一聲，穿皮鏢透了，鮮血淋漓。賊人疼痛難忍，甩手向後倒退了兩步，退到屋門口，勝爺此時進了明間，正趕上賊人向後退，一伸手抓住賊人頭髮，用了個鳳凰尋巢，將賊人由屋中拉出挾在腋下。一家三口吃一大驚！老太太問道：「三兒呀，你看明間屋，白糊糊是什麼？」劉三說道：「娘啊，我沒看真切，好像一縷紙條。」老婆又問媳婦，少婦說也沒看見是什麼。勝三爺在院中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劉三一家老少不要驚疑，吾神非別，乃夜遊神是也。今日土地對我言講，有劉王氏侍姑至孝，今在大街前哭泣，哀求仁人君子資助，驚動了一位白鬍子老者，給了兩錠銀子，白銀二十餘兩。今夜晚間有圖財害命的惡賊要害你一家老少，奪取白銀。吾神焉能容得？有心將此賊殺在你們院中，明日若被官府知曉，此乃人命關天，吾神將他挾在大路陽關去殺。劉三之母好訓教你不孝之子！劉三，你賢妻乃是三從四德之女，夫妻要相敬相愛，劉王氏不可歇了心，從此益當孝敬婆母。如不聽吾神之言，明日夜晚取你一家三口的命。吾神走也！」

勝爺挾著賊人出了院子，劉家墳南東西的大道，勝爺到了大道旁一抬胳膊，將賊人放在地上。賊人抬頭一看，乃是白鬍子老者，遂說道：「老爺子，我們實不容易，好幾年存了二十多兩銀子。那婦人在廟前說誰要給他十兩二十兩銀子，他說跟誰過日子。」勝爺聞聽，心裡頭氣兒就大啦，向賊人唾了一口：「呸！你再細看看我是何人？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火折子，晃燃著，惡賊一看，正是白天那位老頭，錢是人家給的。惡賊跪倒懇求，叫道：「老爺子饒命吧！」勝爺將火折交於左手，握魚鱗紫金刀，向賊人的腦門子上三晃，冷氣森森，叫道：「惡賊，你姓什麼？你要說了實話，倘能可饒，老夫饒你不死。」賊人叫道：「老爺子，只要你饒我不死，我都告訴你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且從頭說來。」惡賊說道：「我姓缺，叫缺德。先人給我留下兩間房子兩畝地，皆因為我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將房子地都出售了，親戚朋友，挪借周遍。今年三月間，輸得實在一點兒也沒有啦，夜間我遂拿了一條繩子，在大道邊上等孤行的客人。可巧來了一個背褥套的客人，我由他背後用繩子向他頸子上一套，後背對著後背一背，將他背得紋絲兒也不動啦，氣息已斷。我遂將大褥套背到杭州東門外，夜間住了店啦，在店裡打開褥套一看，裡邊有百餘兩現銀子，衣物約值一百來兩。將銀子拿到寶局上，三五天就輸啦，又賣了衣物，也輸在寶局上。我劫人的那天，第二日就有人在寶局上說閒話，被勒死的那人又活啦，在杭州報了案啦。自從做完這個事之後，我什麼都沒乾過，直到今天晝間，我看見你在廟前頭給那少婦銀子，我才見財起意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見財起意倒有可饒之餘地，你為什麼用匕首刀要殺老婆兒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那是嚇嚇她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見財起意為什麼要拐走人家媳婦？」

賊人語塞。勝爺說道：「三月間劫行路之人，不該將人勒死，他是甦醒過來啦，倘不能甦醒，豈不是叫人家父母不相見，妻子不團圓嗎？今天又犯好淫殺命之舉。你這種臭賊，實在可殺不可留。」殺字尚未出口，魚鱗紫金刀起處，就聽嘆的一聲，勝爺一挺

身，抬腿擦刀，賊人頭屍兩分。

勝三爺一飄額下銀鬚，仰面而笑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這才心平氣和。」就聽樹內吶喊一聲：「著！」勝爺一閃身軀，一物叭啦一聲落於塵埃。此人先喊的著，打的力量不大，就是打上也不至很重，勝爺低頭一看，原是一塊沒羽飛石。勝爺回頭向林中觀看，見是矮小之人，勝爺趕緊由缺德的胳膊上取下金鏢，隨後就追，迫至好幾里地去，仍是相隔勝爺一箭來遠。勝爺一追的時候，也就是相隔一丈來遠。追到迎面有一座樹林，此人遂進了樹林，此樹林與別的樹林不同，正當中五棵大樹有中腰粗，四外東西南北俱都是才栽一二年的松樹。勝爺到了樹林子裡，向西觀看，有一所院宇，勝爺走到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座古廟，勝爺捻髭思索：「庵觀寺院多有不法之人，這個人必然進了廟啦。」勝爺擰身上了大牆，飄身落地，一看正是東跨院，北房二間，一明兩暗，西暗間隱隱有燈光，東房兩間。勝爺復又上了東房四外觀看！冷清清靜寂寂，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

勝爺正在向下觀看，就見北房一條黑影，由後坡躍到前坡，勝爺暗道：「果不出吾所料。」此人一身青，背後明煥煥一把單刀，勝爺遂隱在瓦壘當中，細一看又不對啦，此人身量高。當時見此人由北上飄身下來，直奔北屋，用肩頭一推門，門門上著呢，此人抽出背後單刀，一撥門插關，廟裡的門，就是一條插關，手腕兒一晃，把門的插關撥落，雙扇門推開一扇，賊人轉身進去。勝爺納悶：「他在此落足，他應當叫門，為何用刀撥門呢？」忽然間西暗間燈花一亮，勝爺明白這是賊人打蠟花呢。勝爺由東房上縱下來，悄悄來到西暗間窗戶外，打破了窗戶紙向裡一看，勝爺一怔：一臉白圈癩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茶館掌櫃的。牀上看見有一個道姑，是未落髮修行的道姑，年紀在十八九歲，正在牀上合衣而臥，手托香腮，青布小鞋，借燈光看的真切，長的容貌秀美。賊人進到屋中，將刀插於背後，伸手一拍牀沿，叭叭的亂響，道姑驚醒，用手揉了揉杏眼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大膽包天，敢夜人佛門靜地。你要竊取偷盜，箱子裡有兩件衣服，有幾吊錢，你呼醒了的我何故？」賊人一樂說道：「我不是竊取偷盜。太陽平西的時候，從此廟經過，見美人你買水菜，我在西南角隱住身，看了你半天，臨走之時我留下暗記，今夜晚前來，但求片刻之歡，也省得美人你獨宿孤單，美人要什麼綢緞東西，我必能如命奉敬。」道姑聞聽，蛾眉一皺，說道：「我有心大喊幾聲，廟距村口甚近，倘若喊來地方保甲，將你捉住，你的罪名不小，攪鬧佛門靜地。你們男子漢宜懂三綱五常，孝悌忠信。蟻得蟲而報其眾，乃仁也；蜂見花而聚其眾，鹿得草而鳴其群，義也；羊羔跪乳，馬不欺母，禮也；蜘蛛網羅而食，螻蛄塞穴而閉水，智也；雞非曉而不鳴，燕非舍而不至，信也。禽獸都曉得三綱五常，我身入玄門，乃是名家之女，因命孤苦，才到這分景況。也不必言我父母的姓名，我天倫是文舉，一家五口，我的父母兄弟姊妹，去年六月間都得了熱病，吾之父母雙雙故去，吾兄弟姊妹已死，就剩下孤苦獨命。我。懇求街坊鄰居，叔叔大爺，聘請我們至親高友，將我家房產家業俱都與我父母作為出殯之資，我給我父母扛幡架靈，辦完喪事，守了十八天熱孝。又聘請至親，言明我的意志，剪去青絲，落髮為尼。吾之姑媽、姨娘、女眷親戚等，街坊鄰居、孀子、大娘、姊妹都跪在難女面前，我的姨娘先叫我帶發三年，三年過去之後再剪青絲。我是孤苦命獨之人，賊人不要起邪念，我是立志守貞操，獨宿獨眠。」賊人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們綠林道，不怕命獨，世界上歡樂事，此為姑娘若有憐香惜玉之心，賞賜半刻歡笑，如其不然，你來看。」

說著，將刀亮出半尺餘長。道姑說道：「寧跟隨父母兄弟同赴黃泉，決不能玷污自己的名譽。」低頭叫道：「惡賊！請速殺吧。」惡賊握刀，姑娘伸首受死。勝爺在外面一看，姑娘乃是九烈三貞，引頸受死，面無半點懼色。賊人笑說道：「我不殺你這美人，我將你關在屋中，我把你脫的上下無條線。你是姑娘，我是男子。」道姑聞聽，顏色更變，咬銀牙直奔窗戶立柱就要撞頭。老英雄心說：「好一個節烈姑娘！我若不救，尚待何人？」思索至此，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「出家的師傅！不要行其短見，現有勝英在此。」勝爺一報出名姓，賊人在屋中一轉，熄滅青油燈，賊人色膽如天，色心助膽，叫道：「老匹夫勝英！早晨你在大太爺茶鋪喝茶，我要用鐵通條將你紮死，碰見那個病老頭，踢飛了我的鐵通條，今夜晚你又來攪鬧大太爺的美事。我先殺老兒勝英，後再與姑娘顛倒風」開了裡間屋門到明間屋，一開雙門，先拋出一個凳子去。隨後縱出來說道：「老勝英！你耽誤大太爺的美事，我與你一死相拼！」勝爺微微一笑：「毛賊，你通報了名姓，我叫你趕路去。勝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賊人叫道：「老兒你有眼無珠！在四月裡我們到莫州三關廟前鋪把勢場，你三打我師傅飛鏢秦義龍，我師傅懷恨在心，夜晚打發樊林要殺你滿門，有你的餘黨害了我師弟金面鬼樊林，此事難道你忘了嗎？飛鏢秦義龍是我的恩師，我叫花面鬼吳升。」說著話，向上一進步，給了勝爺一刀。勝爺刀也離鞘啦，一閃身軀，魚鱗紫金刀裹腦纏頭，賊人一低頭，幾乎削落壯帽。

吳升心中這才醒悟，心說：「我不是老兒對手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」縱上東房。勝爺說：「我不在廟裡殺你，廟是佛門淨地，我伯污染廟宇。」語畢，隨在後面就追。吳升抖手一鏢，勝爺用魚鱗紫金刀一繃，就聽當的一聲落於塵埃，賊人縱身越過東群牆，出了廟，直奔那片樹林而去。方才表過，樹林不大，南北長限十幾丈，東西寬六七丈，賊人跑到樹林子裡頭，就聽哎呀一聲，將刀拋地。勝爺心說：「毛賊與勝某還鬧鬼，我選上你毛賊的當嗎？你躲在樹後頭，我進去你好用鏢打我。」勝爺一伏腰到西南角上，由西北角又到東北角，由東北角到東南角，如此繞了三圈，不見淫賊之影，勝爺打著火折一照，向樹林中走去，一陣金風刺人肌膚，又聞著有一陣一陣的血腥氣。

走到五棵大樹切近，低頭一看，花面鬼吳升的刀明煥煥在地下扔著，再向前一看，花面鬼吳升已經被人大卸八塊啦，但是不知被何人所殺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這樣小樹林子藏不住人哪，我圍繞著樹林子走三圈，並未見有人影兒，怎麼此人不見了呢？」勝爺遂舉起火折子向大松樹上觀看，第一棵樹上無人，第二棵樹上也沒有人，又一看第三棵大樹上站定一人。勝爺說道：「朋友露了白啦，還不下來？」此人笑嘻嘻的，腦袋朝下作蠍子爬，爬到離地三尺來高，一翻身叭啦一聲，站在了塵埃。

勝爺一看，正是那矮矮之人，衣服可換啦，舊藍雲緞子壯帽，藍綢子短靠，藍緞的鞋子，十字絆腰繫英雄帶，背後明亮亮一對傢伙，臉上也沒有油泥，鬚鬚也是順著啦。白天他臉上的油泥，本是鍋煙子做的。勝爺說道：「足下何如人也？」那老者雙眼一瞪說：「我是辦案的。你這老不知自愛的因奸不憤，老採花賊把小採花賊殺死。」勝爺聞聽一楞說道：「你可將我的名譽損毀啦，白天我請你吃飯，你看著我有錯嗎？此時你又說我老採花賊，朋友，你大概也許知道我，我乃直隸莫州古城村勝英是也。」老者聞聽，將三角眼一瞪說道：「勝英？不論是誰，王子犯法，與，庶民同罪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朋友，白天你在酒樓上玩笑，你跑啦，我沒追上你，回去跑堂的問我，我說我是辦案的，不過隨口而答，教我一時之間難以為情，不過玩笑耳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人命關天還是玩笑？」說著話，打背後抽出點鋼雙鏢，擰頭就打，勝爺一閃身躲開雙鏢；老者一反手雙鏢迎著肚子便刺，勝爺又一閃身，雙鏢攔腰便打。列位，這位老者是真紮真打，將一位屈己從人的勝三爺，鬧的也莫明其妙了：你說他是冤家吧，方才吳升說啦，本是用通條燙我，他又將通條踢飛啦，明明是救我，怎麼此時他是真打呢？勝三爺萬般無奈，將火折熄滅，帶在腰間，握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

那老者的點鋼雙鏢神出鬼沒，勝爺的刀遮前擋後，不肯下絕招。

勝爺納悶，猜不透老者是什麼人，倘若將自己的衣服用雙鏢挑了，一輩子的英名算完啦。勝爺思索至此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先用鏢將他打倒下，然後有什麼事再說。」勝爺遂將刀交於左手，向圈子外一縱，登出金鏢，仰起手腕。那老者一看，黃眼珠一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要乾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，也難逃勝三爺的鏢。」老者思索至此，點鋼雙鏢當的一聲扔在就地，雙手一提腰圍子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一向可好！」勝三爺一笑，托著金鏢，可就不敢撒手，勝爺說道：「閣下何如人也？勝英不敢當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真是貴人多忘事。前二十年你待小弟有救命之恩，咱們是聯盟的弟兄，你是北路鏢頭，有一位神刀將李剛，那是我盟兄。你與李四哥人稱明清八義，李四哥性情高傲，在張家口傷了馬鞭子無數，口外馬鞭子撒傳單，李剛的鏢在哪兒遇上，就在哪兒劫。李四爺遂將在下約出來，幫著辦鏢，我們哥倆那時壓著二十個馱子夠奔張家口，我們哥倆剛到喇嘛廟的交界，只聞前邊呼嘯一響，出來六個馬鞭子迎頭擋住，鏢子手說道：「這是神刀將李四爺的鏢。」馬鞭說道：「劫！劫的就是神刀將李四爺。」鏢子手將馱子打了盤，我們哥倆遂與馬鞭子交手。忽然由東邊又來了六七個馬鞭子，西邊又來了十幾個馬鞭子，將我弟

兄團團圍住。愈聚賊人愈多，由吃早晨飯時，只殺到太陽平西，馬鞭子聚了足有二百號之眾，我與我四哥力盡聲嘶，衣服濕透，熱汗直流。眾群賊吶喊：「將李剛與婁子剝成肉泥，方消胸中之恨！眼睜睜我弟兄要喪命之時，你老人家在高阜處，一聲吶喊說：『北路弟兄們請高抬貴手，李剛是我盟弟，我勝英來也！』」東西南北、四面八方的馬鞭子，一聞我兄之名，只嚇的膽裂魂飛，一哄而散。那時節我李四哥與小弟指引，小弟姓張，人稱金面韋馱張旺。」

勝爺一聽，將鏢放在囊中，伸手相攬，遂說道：「原來是張賢弟。賢弟請上，受愚兄一拜！若不是賢弟在茶鋪相救，愚兄早死吳升之手矣。」張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說的哪裡話來？二十年前若非愚兄相救，小弟已早死多時矣，焉有今日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在五賢樓與兄玩笑，此處又說愚兄是老採花賊，愚兄一生一世，向不與人玩笑，賢弟何以與兄玩笑呢？」張旺道：「三哥莫怪，這是小弟在三哥面前撒個嬌兒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賢弟以後可不許。」張旺答道：「小弟我再也不敢了。」勝爺道：「你這一天夜光景，跟著愚兄受累不輕。」張旺說道：「非也，我由四月莫州廟就沒離你左右。由你在廟場鏢打秦義龍之後，夜晚禁林行刺，我將你的天棚桿子俱用鋸割斷，留個斜碴兒，然後再對上。那賊人桿子上拿了一把大頂，向天棚桿柱走去，走到離斜碴二尺多遠，那小子就掉下來啦。我恐怕在院中宰他，污了你的宅院，弄到樹林子裡，將他大卸八塊。老道七星真人被擒，那也是小弟所為，救老道的那人手使紗布口袋，小弟未敢上前，才給你送信，你要用刀交戰，小弟在樹林內叫你使冰鑽，俱都小弟暗中所為。道爺失物，小弟實在不知，手大捂不過天來。你二下南七省，小弟在後頭跟隨；你騎馬住店，小弟在後面步行要飯。你住鄒四的店，我住大門道，不花錢。由四月莫州廟，並未一日遠離你的左右，勝三哥定更天時，你在劉家墳，還會裝夜遊神呢。由打酒樓上我與三哥你取笑，你將我趕走，我又在東門外遇上花面鬼吳升提小包裹，我在後頭跟著他，他走到觀音庵碰上道姑買菜，他在牆角後，竊看道姑，道姑買完了菜回廟，上好廟門，吳升遂在牆上畫了一朵桃花。我一看這小子是夜晚前來採花，我就到錢塘門外又找你去啦。忽然遇上你的仇人老道七星真人，他巧扮行裝，穿一身道服，算卦相面帶治病。我道墜下他去了，行至大李村，路南有一家莊院，出來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太太，將老道請到裡面。我在比鄰假裝討飯觀察，老道臨出門時，言說是喜脈，給看完了病，老道出來在門樓上畫了一個記號，今晚晚颯風下雨，必然前去。然後又在路北一家大門道要飯，跟他治病的那家對著門，我也畫了一個記號，畫的是一朵菊花。老道今夜必去，他是飛劍道人，武學高強，我一個人恐怕拿不住他，我又返回去找你。太陽不高時，你回去取東西，我又跟你下來，先跟到劉家墳，你在劉家墳南殺賊人時，我用問路石打你，我先喊了一聲：『著！』告訴你啦，你閃開啦。我為的是將你引在觀音庵救此道姑。劉家墳救劉家三口可算一德；觀音庵救了道姑所為二德，還有一德；就是老道今夜必去那家取童子紫河車。勝爺快走，此時二更已過，去晚則不濟事矣。」

張旺在前，勝爺在後，直奔大李村而來，大李村老李家德性真不小，若不是俠客義士來到，全家之命休矣。二老者到大李村進東村口奔西去，路南有一座門樓，東面牆上畫著一朵桃花，西面一家牆上畫著一朵黃菊花，心中暗想：「一朵桃花能滅滿門，一朵菊花能生滿門。」老哥倆擰身縱上清水脊門樓，躍上卡子牆，勝爺一看裡面是三合的房子，北面上有一個迎壁，南為上的房子，南屋東暗間有燈燭之光，二人由卡子牆，奔有燈光之屋而來。勝爺靴尖繃住上瓦，頭朝下向窗戶裡觀看。勝爺隔紗窗往屋中這一看，屋中一位年青的少婦，與一位老太太，這位少婦身穿藍綢子褲褂，坐在牀上借燈作活。鄉間的風俗，新娶的媳婦在三年之內，搽脂抹粉，少婦臉上擦脂粉非常嬌豔。

勝爺再一聽，婆婆兒媳婦正說家常話呢，老太太呼兒婦以姑娘，說道：「姑娘，處家之道，什麼事兒媳婦不能瞞婆婆，今天若不請這位道爺與你看看，為娘連影兒都不知道呢。我兒仲田正月由北京起身回家，你這個孩子還是二月的還是三月的呢？要是三月的孩子過不了年，我家有小米，不用外頭買去，至十月裡就得預備紅糖雞卵。」少婦臉兒一紅，遂說道：「娘啊，我還不知道是二月的是三月的呢。」又聽老婆說道：「由打你丈夫走後，到五六月你就嘔吐噁心，我要請人看，你不教看，今天這位道爺在門外算卦相面治病，我才將道爺請進來，這才知道你有喜啦。」這位老太太由中年守寡，守著個兒子，名叫李仲田，小孩長得俊美，由小孩六歲這位老太太守寡，家裡可稱莊稼財主，老太太慈善，窮親戚朋友求借，沒有不週濟的。仲田自幼讀書聰明伶俐，仲田之父與其子自幼論婚於杭州文士蘇文煥之妹。仲田有表叔在北京設緞店，老太太遂托其表叔與仲田謀事。他的表叔道：「表嫂你放心，仲田至十五六歲，我與他緞店裡謀事。」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仲田已到一十六歲，去北京學生意，學了一年多的工夫，同事的伙計掌櫃的，無有一個不喜愛仲田的；有幾家王爺府大宅門子，與緞店交際，非仲田送貨還是不要。仲田的表叔每次回家辦貨必看望表嫂，老太太必問：「仲田的事情怎樣？」他的表叔就對老太太說：「表嫂你必要享仲田之福，北京王府大宅門子，非仲田送貨不要。」

將來要領一份東，開個買賣，拿出幾十萬銀子開一個緞店不算什麼。」仲田的母親聞聽非常歡喜，說道：「表叔，我還有一件為難的事，仲田是自幼定的親，女家很窮寒的，現在屢次的催娶。」仲田的表叔說道：「這個事好辦，我辦完貨回去，到仲田櫃上，我與他掌櫃去說去。」商議已妥，仲田的表叔遂辦完了貨回北京，將仲田家事對掌櫃的一說，掌櫃的說道：「仲田的事非常的忙，他才學了一年多，還不到三年回家的時期呢。」眾同事的與仲田和睦，聽說掌櫃的不教仲田回家，眾同事情願叫仲田娶親，大家替仲田受點累，掌櫃的不好駁眾人的面子，才給仲田三個月假回家辦喜事。仲田收拾行囊，同人備了不少的喜敬，才回家辦喜事。回到家中，母子相見喜悅非常，這才打發人通了日期。仲田辦完了喜事，七八天之後，仲田與母親說道：「娘啊，我回家辦喜事，是掌櫃的格外許可，我不能直住到三個月回櫃，我必須早日回櫃。」七八天仲田就回了北京啦。又住了三年，買賣到年節算大帳，買賣非常的好，別的學買賣的送給三十兩五十兩，仲田一開工錢，櫃上送了一百銀子，掌櫃的說官話，叫道：「仲田，你前年告假也沒住到頭，算白住啦；今年回家，你頭一撥。在路上總得耽誤一個月的工夫，回家再住三個月，給你四個月的假。」仲田由新正月起身，二月到家，回到家孝順老娘，夫妻相親相愛，如友如賓。二月到家，至五月仲田便起身回北京去了。蘇氏娘子身懷六甲，一則是新媳婦不好意思對婆母說，二則也不准知道懷孕，所以到七月間每至晚間就乾嘔。兒婦孝順婆母，婆母疼愛兒婦，不呼兒婦媳婦，以姑娘相稱。這日婆母正憂慮兒婦之病，忽聽門外搖鈴的聲音，嘩啦啦亂響，口中喊道：「有病早來醫，養病如養虎，貧道半積陰功，半養身。」老太太一聽是看病的，想起兒婦之病來了，遂來到外面一看，見是一老道，面帶病容，楊木道冠別頂，破道衣，白襪舊云靴。老太太看罷，叫道：「道爺！你給我們兒媳婦看看病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是叫兒媳婦出來呀，還是貧道進去呢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那大年紀，就進院裡去看看吧。」將老道讓到東間屋中，給老道斟上一杯茶，翻身又到西間屋中，叫兒媳婦出來看病。賢德的蘇氏娘子有心不看，又怕辜負了婆母一片好心，羞羞慚慚出了西間屋子，進了東間。七星真人觀看，遂叫道：「老太太，這是你的兒媳呀？叫你兒婦迴避吧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道爺，怎麼不能治嗎？」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你的兒婦是喜，不用診脈，不能服藥，原來是沒有病。」老太太聞聽，心中歡悅，復又問道：「你看有幾個月啦？」老道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也就是五個來月。」老太太掐指一算兒子回家的日期，果然不錯，也就是五六個月，老太太甚喜，給取了五百錢，說道：「道爺，你買一包茶葉喝吧。」老道擺手說道：「出家人不要錢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怎麼不要錢？」老道說：「一未開方，二未診脈，不要錢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耽誤你老人家半天工夫。」老道說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與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但行好事莫問前程。」

列位，老道等到夜間來，用薰香盒子都薰過去，取童子紫河車，完事再殺了老婆，金銀財物任意而取，此時要五百錢何用？老道又道：「貧道我還會看風鑿，今年你雙喜臨門，這三天之內，夜間別關屋門睡覺，以免避住了喜氣。」老太太一聽，心中暗說：「今年兒子要在北京領了東，開一個綢緞店，兒婦便生一個孫子，豈不是雙喜臨門嗎？」老道語畢，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貧道走了。」老太太送出老道之後，將街門關好，老道一看，四外無人，遂摸出滑石畫了一個桃花，風雨必來。老道走了幾步，一看眼前有一乞丐，口中叫道：「道爺賞幾個錢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出家人不打發。」乞者說道：「道爺修點好吧。」

老道說：「出家人吃八方，不懂的什麼叫修好。」語畢，揚長而去。矮子張旺讓過去老道，遂來在李老太太對門要飯，畫了一個菊花，張旺看完了惡道桃花，就知道他必來，遂直奔鄒四店去尋勝爺，殺吳升救道姑，都有張旺的功勞。

聞文少敘，書歸正文。且說二位老英雄來到李宅，勝爺臥在前坡，張旺臥在後坡，由紗窗外屋中觀看。正在婆媳說家常話之際，勝爺自覺軀腰有人一按，勝爺翻身卷上房來，一看是張旺，張旺低聲叫道：「三哥你看，來啦。」說著話用手向北一指，勝爺一看，就見由北方一道黑影直奔李宅而來，背後明亮亮七棵寶劍。勝爺低聲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惡道。」二人隱在瓦壘之內，就看老道站在東廂房下，往下觀看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惡道悄悄地來到南房東暗間外，一看屋中燈光明亮，老道聲音不大，喊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你婆媳未曾安歇呢？」

少婦此時挨著窗戶坐著，叫道：「娘啊，院中有人。」老太太膽子大點，在屋中問道：「外面什麼人？」老道說道：「貧道白天與你兒婦看病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道爺，我們沒開門，你老人家怎麼進來的？」老道說道：「貧道不走門戶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深更半夜你上我們宅子裡幹什麼來了？」老道說道：「貧道前來化緣來啦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化緣白天來呀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我化夜緣來啦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夜緣你老人家化什麼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要化你家的嬰兒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白天不是知道嗎？方才五六個月。等分娩下來長大了，再送到你老人家廟裡去，伺候你老人家啊。」老道不再言語，進到屋中，推裡間門，進到裡間屋中。張旺與勝三爺二位老者打房上跳下來，站在東暗間窗戶外，打破窗戶紙，勝爺低聲叫道：「賢弟，你千萬沉住了氣。愚兄七十多歲，沒看見過童子紫河車的，咱們看看老道怎樣害人。」就見老道進了東暗間，老太太一看，老道與白天不同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背後明亮亮七口寶劍。老太太說道：「老道你不是好人，我要嚷。」老道哈哈一笑，打子午囊中取出薰藥錘，此錘乃是空的，上有梅花孔透花，雙錘一碰，一隻錘向少婦甩去，一隻錘奔老太太而來。老太太翻身躺在牀下，少婦香軀臥斜牀上。惡道怎麼不躺下呢？惡道在東廂房上，他就聞瞭解藥啦，勝爺與張旺在窗外也早聞了寶馬平安散。勝爺低聲叫道：「張賢弟，千萬沉住了氣，看其究竟。」張旺點頭。老道將小包裹由腰間取下來放在牀上，取出一個皮夾子，皮夾子有尺餘長，由皮夾中取出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鉤子、開膛破腹的小傢伙，又取四棵釘子，都有七寸來長，一把小榔頭。老道用手指量了少婦的身材，一看東牆是粉壁牆，惡道將四棵釘子插在腰間皮帶上，來到粉壁牆切近，先取出一棵釘子向牆裡釘，當當當正釘在磚上，釘不進去，又抽出來向上稍挪一點，找著牆縫，釘入粉牆二寸多深。上平著釘了兩顆釘子，下面平著又釘了兩棵，然後用榔頭將釘子再起下來，上邊的兩棵釘子釘少婦的雙手，下邊兩棵釘子釘少婦的雙足，又由皮夾子裡取出一塊磨刀布，將小刀、小鉤、小剪子磨的鋒快。

收拾齊備，惡道一看少婦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好俊的姿容！我貧道因病不能行樂事，這要是我徒弟張德壽在此，樂何如之！」少婦在牀裡倒著，老道一伸手，探身要拉那少婦至牀外，剝少婦的衣服，哪知道外面有一位俠客，一位義士？勝三爺高聲喊道：「好一個惡道！又做傷天害理之事！」老道一探身將燈燭熄滅，口念無量佛：「老勝英，我走一處，你追一處，這都是六月二十八沒燒死老兒勝家之過，今天貧道非跟你拼命不可。」老道出東暗間到明間屋中，雙手一分隔扇，故意將隔扇摔的「叭啦」一聲。勝爺與張旺，在外屋門口一邊一位，就見一道黑影由裡面縱出，張旺在西邊，勝爺在東邊，這道黑影向外一縱，張旺不敢直從東邊用袖箭打惡道，張旺偏著東北照著那黑影打了一袖箭，就聽「叭啦」一聲，一物落地，原來是一個羅圈椅子，老道抽冷子由椅子後縱出來了。張旺暗中自己栽了一個筋斗，羞惱變成怒，縱起來點鋼雙劍照著惡道就砸。張旺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你還不過來拿他。」勝爺笑道：「愚兄平生不會倆打一個，你若拿不住他，你閃在一旁，哥哥拿他。」張旺心中暗道：「勝三爺誠心難我，惡道人稱飛劍道人，飛劍不亞如勝三哥的金鏢。」張旺思索至此，他的點鋼劍，一招緊似一招，老道有心使飛劍，還不過手來，只有接架之功。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張旺雙劍虛點了兩劍，縱出圈外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你來吧！小弟拿他不了。」原來張旺怕老道的飛劍。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，叫道：「張賢弟閃在一旁！千萬不可幫助為兄動手。」勝爺遂叫道：「趙昆福！我有心辱罵你幾句，我怕挑刺礙了好肉。你年已六十歲之人，道門清規，無一不犯，五戒你都犯啦。你取童子紫河車，至少是兩條人命，偷盜竊取，採花殺命無惡不作，言而無信，反覆無常，好酒貪杯，取孕婦之嬰兒，你於心何忍？犯了罪的女子，若身懷六甲，尚不即時行刑，還得容他分娩下來，才能行刑。那六月二十八日，你火燒我的喜棚宅院，鏢打我的兒婦，咱倆有仇，你找我，我不含糊，你為何又在我宅院中盜去我師兄的寶刀桿棒？我不能叫我師兄為難，我這才二下南七省，我對天盟誓，找桿棒、寶刀，必要用刀親自殺你！三樣事要有一件辦不到的，我將這條老命拋在南七省，死而無怨。今天老夫要放了你，不算英雄！」惡道聞聽微微冷笑，叫道：「勝英！強存弱死，就在今日。」老道行龍過步，夠上部位，亮雙劍就劈，勝爺一招不讓，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勝爺一還招，就用的是勝家門上的獨門八卦絕命刀，張旺在東房簷下懷抱點鋼劍，注目觀看：適才在樹林我與三哥動手，用的是別的刀法；這回與老道用的刀法，乃是八卦絕命刀，真另有一分妙處。勝三哥在樹林中要與我用這路刀，不用等登出鏢來，我就跪下啦。不表張旺心中之事，單表惡道趙昆福，兩把寶劍神出鬼沒，毫無懼怯之形，戰到二十個回合，勝爺用回燈反照絕命三刀：頭一刀偏著用刀尖在惡道肚臍上一滑，刀朝外背朝裡面，老道看的真而且真，惡道雙劍一立，向外推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勝爺一看惡道的劍刀子看看砸在刀背之上，勝爺的刀向回一撤，老道用的力量甚猛，雙劍沒砸上刀，雙劍空著往左邊而去，勝爺就勢反手一刀削惡道的太陽穴，惡道彼時想用劍招架可就來不及啦，將頭向下一縮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一刀，正削在楊木道冠上，將楊木道冠削落，擦破頭皮，鮮血向下一流，將眼睛迷了一隻。惡道再看張旺，蹤跡不見。

縱身子上東房，惡道上了東房，腳尖扣著陰阻瓦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與勝英仇深似海，他必追我，我給老兒勝英一飛劍。」勝爺此時已擰身縱到東房簷下，看老道上了東房簷，並不逃走，回頭向房下觀看勝爺，勝爺追到房簷下一看老道的姿式，勝爺就明白啦，暗說道：「這小子挨了一刀還不逃走，一定要用劍。」勝爺站在房簷下，下腰要往上縱的架式，老道在房簷上，淨等著勝爺縱起來，好用飛劍劈勝爺。無論什麼人要是身子懸在半空中，就不能躲閃啦，勝爺是久經大敵，早就明白老道的意思，假意下腰要縱，才把刀交在左手，由鏢囊中登出一隻金鏢來，並未喊著，照定老道就是一鏢，老道躲閃不及，這一鏢正打臀部肉厚之處，緊跟著張爺在後房坡給了惡道一花裝弩。

惡道這個樂兒大啦：左臀上一鏢，右腮幫子一弩，頭皮削下一塊肉去，身上中了三處傷，惡道一叫勁將房上的瓦踩碎了好幾塊，一翻身由房上掉將下來，寶劍撒手，就聽噹啷一聲落在塵埃。勝爺暗道：「這回惡道可是惡貫滿盈了。」勝爺由家中起身盟的誓，追惡道至南七省時，紮他一刀，打他一鏢，方消心中之恨。此時勝爺心中非常痛快，總算應了前言啦。勝爺見惡道寶劍撒手，由房上落下來，臥牛式伏在就地，勝爺有心用刀將他殺了，又怕污了李宅的院子，老太太與年輕的媳婦過日子豈不害怕嗎？再說人命關天，黎民百姓豈能擔得起呢？勝爺想到這兒，心中有了主意啦。什麼主意呢？先照惡道的軟肋梢上紮他一刀，紮進去不拔出刀來，然後與張爺將他架到開窪，再亂刀分屍。老道在地下倒著，勝爺用刀紮他，總得下腰，勝爺方一下腰，就覺迎頭有一道涼風，惡道一翻身起來，夠奔門樓便跑。惡道打勝爺這一鏢，就是勝爺打他的那支鏢，他由房上下來的時候，撒手拋劍，暗中伸手將鏢起下來，挾在腋下，淨等著勝爺上他跟前，出其不意打勝爺這一鏢，這一鏢要不是勝爺，非遭其暗算不可。勝爺立刻縮頸藏頭，還打在鴨尾巾絨上了，這是多麼危險！勝爺心中憤恨，又登第二隻鏢時，惡道已經上卡子牆，勝爺仰手打去，惡道正由卡子牆奔門樓之時，這一鏢正打在惡道大腿之上。可是串皮鏢，這一鏢又打在牆上，將磚打下半塊去。惡道雖然帶了四處傷，都不是致命之處，惡道由門樓上縱下去向東而逃，一癩一點。勝爺也由門樓上縱出去，張旺也跟出來啦，叫道：「三哥！你回去救醒老太太與少婦吧，將老道交給我，萬一惡道再有餘黨，娘兒倆的性命也就完啦。」勝爺點頭稱善道：「賢弟，你可別叫他走了。」張爺道：「你看他都上不了房啦，他還走得嗎？」勝爺心中道：「張旺生來的狠心腸，追去開惡賊的膛，我去救寡婦要緊。」

勝爺遂仍回來救李氏婆媳。勝爺用盆盛了盆水，並不進屋，隔著門照定老太太臉上一潑，潑了老太太滿臉，老太太打了一個噴嚏，翻身爬起來，一看是一個白鬍子老頭，說道：「你是人啊，還是神呢？」勝爺一笑說道：「老太太糊塗，再有災病請名醫，你們婆媳度日，豈有請孤行道人人門之理？這個老道萬惡滔天，他是要開膛取你兒婦的紫河車。老太太，你看看牀上傢伙他都没拿走，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小傢伙。我們弟兄由此經過，看見老道背著七口飛劍上你家來，我們弟兄知此老道不是好人，才跟他來，我那盟弟已經追下老道去了。院中有老道的赤金簪子，老太太你拾進來吧，然後你把你們李家當族的人請來幾位，與你娘兩作伴，

恐怕老道尚有餘黨前來謀害你們婆媳。你們可別報官，若是一報官，可就麻煩啦。」勝爺語畢，轉身出來。老太太問道：「老爺子貴姓高名？你老人家救了我一家老少，請恩公留下姓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必多問，快將你兒婦用冷水澆醒吧。」

勝爺到院中，這才抬起金鏢，擦了血跡，飄身上房，躡房越脊，夠奔大李村東村口外而來。在村口外南北東西觀看，不見張旺哪裡去了，等了有半個時辰，就見西北房上一道黑影，身量矮小，勝爺心說道：「張賢弟必然將惡道處治啦。」來到切近，勝爺咳嗽一聲，道說：「張賢弟回來了。」張旺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我對不住你，七星真人遁走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你腿程甚快，他怎能逃走？」張旺說道：「三哥，我追他至一葦塘，惡賊進了葦塘，我也隨後跟追進去，迎面正是一個河汉子，惡道跳入水中，眼看他過河上岸，徐徐逃走。勝三哥，我將你老人家仇人放脫，我實在對不住你老人家。」張旺頓足捶胸，唉聲歎氣。勝爺叫道：「張賢弟何必如此？今日夜作三德，都是賢弟你的功勞，他雖然走啦，咱們今天打了他兩鏢一弩，砍了他一刀，這都是賢弟你幫助為兄，要不然為兄焉能打得了他兩鏢，砍他一刀呢？此時他雖然逃走，知道他落在杭州啦，賢弟你再幫助為兄拿他。若是只火焚我的宅院，我就不找他啦，最可惡他取童子紫河車，這是萬不能容他的。賢弟何必捶胸頓足呢？」勝爺安慰了張旺一番，張旺後悔不及。張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跟我取東西去吧。」走了二里多地，有一片大樹林子，張旺進了大樹林子，上了大樹，解下來一個包裹。

將包裹放在地下，張旺將外面衣服俱都脫去，取出破大夾襖、破鞋、破襪子，油紙包中取出一點鍋煙子，向手心上一倒，向臉上一揉，又是乞丐模樣。張旺打扮完了，將小包裹包好，老哥倆回錢塘門鄰四店。來到店口，日上三竿，勝爺在前，張旺在後，店伙計說道：「要飯的，進店幹什麼？」張爺方要罵街，勝爺一搖手，說道：「罵街，都是朋友。」堂官開開北跨院的門，勝爺與張爺進了屋子。店主過來告訴伙計：「往後勝爺不論帶著什麼樣的人進店，可不許攔阻。勝三爺交朋友，向來不以窮富階級而論。」跑堂的給打了洗臉水漱口，沏上茶。跑堂的說道：「你淨面吧，大爺。」張旺不洗臉，恐怕沾了水。老哥倆喝了兩杯茶，要了酒菜，跑堂的調擺齊整，老哥倆吃完飯，又喝了一回茶，一夜未能安眠，這才休息。勝爺叫道：「張賢弟，趙昆福是杭州南門外寶靈觀出家，咱們休息休息，回頭咱二人到寶靈如意觀，探聽探聽。」弟兄二人睡到午時，勝爺呼起張旺，俱都擦完了臉，二人奔寶靈如意觀而去。凡庵觀寺院之中，多有遊逛之人，勝爺與張旺二人一同走，真是天地懸殊：一個是富翁老者，一個是乞丐老頭。弟兄二人進了寶靈觀瞻仰佛像，倒有五六個道者，並不見七星真人，老哥倆仍回店中，休息吃飯。夜晚再探寶靈觀，進了廟，打破窗紙向各屋中竊看，有唸經的，有養神閉目不語的，勝爺一看這些道者，全都面帶慈善，俱是吃齋念佛之人。張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我將這些老道殺他兩個怎樣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這就不對了，採花殺命是老道趙昆福，與這些道者毫無關係，何必多殺好人呢？」